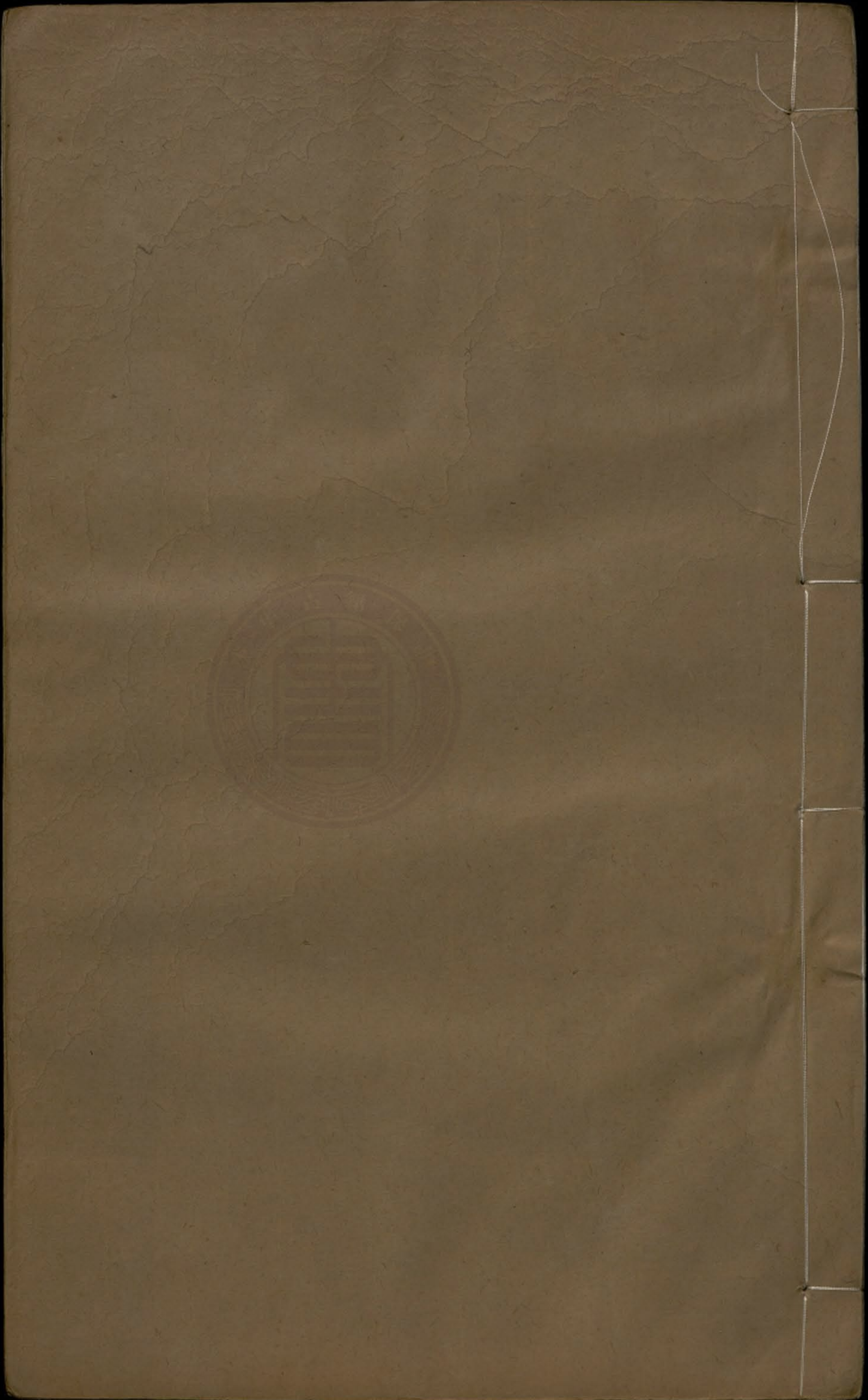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補註李滄溟先生文選卷三

莆田朱光廷釋脩校閱



濟南于鱗李攀龍著

男

祖駿爾逸

補註

祖驪爾騁

記

肥城縣修城碑記銘

漢書泰山郡有肥城縣應劭曰肥子國也

肥小國子爵之國

城圍六里一百步高一丈五尺云蓋巖邑也

其地巖險也左

堞音牒

堞音後稽
音魯

傳武姜為之請制莊公曰制
巖邑也號叔死焉作邑唯命
五嶺盤其北陶山據其

西視郡城為外屏焉
屏樹也如樹塞門之樹所
國

家分千戶所守禦其間念至深矣然而覆土耳
只是

先是邑令萬君則行築分東南西北隅延石而堞之
城

土女墻也蓋先是城土只是土築今則壘石為墻
守禦者率疲卒晝夜謹斥

堞省樓櫓無遺力而西一隅竟以先勞中廢
斥堞斥

望之魯城上
夫城盛也
盛當是莊子人盛一心心盛

守禦望樓也
一隅之隙全邑任之何彼此也在昔陶

完密也亦取壯盛之義
山之役動勤王師而今安可使從高臨下而窺以不

真小且山一餘年廿六佳

逞之心無論五領之為踰備矣

備外垣也踰備出淮南子詳見送濟南郡

丞序言城築不完毋論五領如踰墻之易即城西一隅已可踰而入也

邑人大中丞李

公蓋嘗憂之謂今今吳江錢君曰

南京蘇州府吳江縣此焉不

延石而堞之即三面雖金湯無益也又何必環而攻

謂東南北隅皆有石堞而西一隅未有也

之金湯謂若金城湯池之固屬按察使周公先以叅政行部過肥

子即肥城亦以為言而錢君則慮事授司徒司徒掌後量功

命日計工約日畧基趾趾城足畧行也分財用築作之具具

餽糧餽乾糧也三月而集成不愆于素不過于素堞

凡若干所為雉若干云方丈日堵三堵日雉一雉

上句法本左傳楚令尹為艾獵城圻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畧基趾具餼糧度有攀龍曰肥有陶山之役余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蓋猶及見之邑中丞自父母之邦守不為小按察使

周公慎其四境云爾而肥是城守不為小言城守關

尹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無亦鑿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士不過同慎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

是城不亦難乎有味乎王公設險之義乎易坎卦天險不可

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與其動勤王師也寧短垣是圖覆土而

土堞之如塗塗附塗泥也附著也言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必不堅而難久也

句見詩天之陰雨亟漬亟暝漬亦孰若延石之永逸

角弓篇

好音讀... 且是音... 聖... 乃... 收... 余... 川... 卷... 八... 余... 且... 余... 且...

帑音儻
奴者非

也是攝守禦而徵餘自帑政則錢君欲發與民而已

而肥是城則依物而偶於政肥之所以有成城也詩瞻

印篇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周公名某錢君名其中丞公名某云

銘曰

天不可升地險丘陵見上王公設險註維休維戚肇自中

丞周公居東于宣于藩借周公居東為東人所愛慕之事以美按察周公且

又山東匪除于庭而力于原除治也不惟庭中政最巧合

而致力于城築之事左有令知發大物是憑此又

傳武夫力而拘諸原令錢君知發庫藏以築城綢繆牖戶百堵斯興堵見上註詩絲

內丘縣學田記

邑何學以群士也學何田以群士於禮也士相觀以

群而廢禮由群邪也觀觀法也群聚也左傳今豈徒

俎豆之義始諸飲食禮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

鼓猶若可以致彼見室家之樂則戚於為曠貧不夔

裡不掩則其顛泚曰吾何有於為士也貧不風俗之

道士為政風俗關於士習故曰士為政猶云其權在

之事我今尚何敢謂無恒產有恒心唯彼為能之即

業已群使日眇眇焉佔異無他技又何可使不有於

樂音洛

佔音占

為士也

佔畢見沈封君七十序白首呻估註○言既已群聚而使之學又無他伎能何可使貧而

無賴於為士

余往按部內丘

北京順德府內丘縣李于鱗時為順德太守故按部至此

至民間所謂漢孝子郭巨里中里中即以所掘黃金

事名矣

事見重修肥城孝里鋪記

嗚呼曩今巨時能自託於上何

至欲殺其子以食母為孝也今又何敢謂內丘之無

能為巨者則是田也無常歲有常賦其士足計也

足為

肄業之資

匍匐有喪

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不與其易與其禮婚姻

之故不與其富與其禮

不至使貧不能喪妻

而又為之宴喜於

飲食周旋於俎豆使相愉快於為士

不至使嘆何則有於為士

則

易去声

為音的讀

虞為所藥詩世目用

芮音內讀
丙者非

虞芮所棄而西伯以善養老者也

虞芮所棄特借用之○周紀虞芮之

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何往
為祗取辱耳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
是田也凡八

區東南北壇地各十二畝

是祭山川社稷之壇

邑厲壇地一畝

是祭無祀之壇

南四里舖地七十畝南宋家舖地八十畝東

四里舖地十八畝中丘驛地四畝凡二百五畝余始

按圖得之

想是清查出來

既乃過郭巨里中思夫士不可一

日廢禮也

應上群士於禮及不與其易與其禮等句

乃命以為學田而具

諸籍中

張氏瑞芝堂記

華音萍

援神契

書名相傳以為葛真人所作

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萃盛

也

事類賦潤華萃之瑞註白虎達通曰王者繼嗣平則賓連潤達生於戶瑞應圖曰王者厥機有序男女有別則賓連潤達生於房一名連達象后妃有節也又曰華萃者其枝乎王者政今均則生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萃盛也宋書瑞應志曰文帝元嘉中雙蓮同幹瑞應圖曰雙蓮為華

封芝生其泉宮帝作齊房之歌以薦郊廟漢武帝元

篇中凡用者皆切瑞芝

泉宮內產芝九莖

連葉作芝房之歌

則得人若董仲舒鄭當時輩儒雅

推賢肩踵在列以奉天下實稱治洽

班固贊漢世得人於斯為盛儒

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及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今則趙禹張湯

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其餘不可勝紀是所謂九莖連

葉回復此都芝房植才之應也秦人蔓瓜谷之禍拾遺

記秦始皇欲坑儒密令人種瓜於驪山研谷中瓜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

各異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生皆至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死綺夏之徒

有伯夷之餓于商山之下與薇自療思唐虞不蒙甚

大之憂史記秦時東園公夏黃公綺里季用里先生謂之四皓避秦入商山採芝而歌曰漠漠商

山深谷迤邐擘擘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拘於人不如貧賤之

肆志乃隱商山不出及則碩人之邁矣衛風考槃在

漠高帝召之不應其旨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註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

邁音科

隱處之室也曲陵曰阿碩大也邁亦寬大之意永長

天誓過餘也詩人美賢者意也開之而碩人寬

隱處之室也曲陵曰阿碩大也遠亦寬大之意承長

矢誓言過踰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歌猶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夫芝之玄氣之精也因腐朽而暢靈華感則

萌之矣奚愛其泉商山哉言得靈秀之氣則生何擇于其泉宮與商山哉爾雅

芝之玄氣之精生於樹木者為芝生於濕地者為菌張子其先中丞公嘗以言

事忤逆瑾意三挫之不偃也奸蕪既薙以鈎鎌芟草曰薙風

紀茂遂言劉瑾既誅而風裁亦隆赫也凡日不偃既薙茂遂及後而械樸擘擘國香旱麓藜藿草

乃以指佞見知於朝皆謂人中有屈軼焉軼音佚

豐本遠條世麗東土豐木美中

軒轅氏紀有草生于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曰屈軼承根本壯固遠條美後世子孫蕃衍詩椒聊篇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椒聊且遠條且註椒樹似茱萸有針

薙音替

軼音佚

樸 破音朴

域

訓音許曄

音業第音

弗

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助也且歎辭遠條長枝也

言椒之蕃盛而采之盈升因歎是椒也其條遠矣謂

其枝遠而實益蕃也祖孫奕葉棫樸之英十人大雅樸棫篇咏

德而人心文王有作人之

趋向之每兄弟咏集詡詡之盛出則衣冠曄曄

道詡詡盛貌曄曄光士林榮之冲和漸於家而以華

國則人瑞者乎宋鄭仁表德柱冲雅居家接人與待

之行世謂嘉靖丁未春芝產子含張子之堂者五以

示余而屬之記余見若卿喬矣卿雲與慶雲同亦曰

若車蓋矣芝員而莖亭然獨樹似之丹章而紺理其芝云以弓矣

丹紺狀其朱葉翠莖也○句法似檀弓子夏日昔者

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

屬音灼

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

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嗟乎是不可與岐麥即麥穗兩岐見張公德政碑銘玄

黍黑黍也即秬黍和鬱金香草釀酒以祭者又洞冥記曰去玉門九萬里有壁草始麥名曰玄黍判以

釀酒一合則三旬不醒飲甜水則醒也甜谿水如蜜

東方朔遊此水還將數斛以獻武帝帝以投陰井井

遂常甜而寒洗龜祥褚先生云江南嘉陵龜在水中

肉肌理柔滑常巢於蓮葉之上左脇書文云

眸子重光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諸侯得我者為

帝王又云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昌大巨富

鹿瑞格物論他獸多屬十二辰及八卦惟鹿不然一

千為蒼鹿又百年化為白鹿又五百年為玄鹿

蕃育靈囿以光騶虞之化乎召南騶虞篇彼茁者葭

註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發發矢貳牡豕

也一發五貳猶云中必疊雙也騶虞獸名曰虎黑文

不食生物不履生草者也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

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

騶音鄒

透迤音委
移

見音現

裡音因

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
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歎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

勉強是即真即不欲宮童效異又何限崔巍透迤之

地崔巍指商山詩陟彼崔嵬謂土則中丞公之後興

乎子含慕先人芳烈國香自與柱花香謂之國香言其香之清貴也又昔

人詠桂詩移來天上象隱見之間矣將離隱而見於世

聖天子方肇玄裡綏明賜肇始玄天裡祀綏安也言

瑞之賜也嘉靖二十三年秋八月壬申內苑嘉禾生

一莖雙穗凡六十有四零壇靈黍五田者一○三十

九年總督胡宗憲獻芝草五白龜二上悅命龜曰

玉龜芝曰仙芝禮部因請謝玄告廟許之○四十一

年四月癸酉鄆縣散官王全進五色龜○四十二年

五月乙卯上夜坐庭中御幄後忽獲一桃明日復有

兆峰其夜白兔生二子未幾壽鹿亦生二子詳臣

濡音如

躅音竹

行音杭

蓬音彭
畢

一桃降其夜白兔生二子未幾壽鹿亦生二子群臣
上表稱賀○又四方貢芝共一百二十本何多瑞也

天下曰濡旱麓之教旱麓篇瞻彼旱麓榛楛濟濟又

名麓山足榛似栗而小楛似荆而赤濟濟象多也豈
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遐何通此亦咏歌文王之德

言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然象矣豈弟
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賢才敷發芳

躅盈庭芝則有哉人中之瑞之也躅猶踪跡謂中丞

公於子含曾大父行也蓋子含之曾祖或是堂構哀

矣澤欲前翦矣堂構見賀孟公生子序翦盡也絕也取

也藜藿登卿相遺蓬菓一畝之宮子孫荒廢圯敗欲

不守者屢矣先人以布衣登中丞之位僅遺一屋幾

芑音起

草一畝之宮猶言一坵之宅也子含慨然以在我有豐芑之謀出私

直以肯世業慨然謂在我當有先人世業之謀遂由私積贖回以留其業文王有聲篇豐水

有芑武王豈不仕詔厥孫謀以蕪翼子註芑草名仕

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此詩言文王遷豐武

王遷鎬之事言豐水之傍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

事於此哉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不遷耳

肯如肯堂肯構之肯煥然若見祖宗草茅之舊讀書其堂上以

振簪紱之餘響簪冠簪紱蔽膝之服人以知有中丞宅而謂中

丞之世將復也乃子含之堂有芑是中丞之士求敵

士敵見莊子而我

聖夫子至德及遠矣可無記哉應上王者德至於地且

挽顧聖天子綏明賜意

紱音弗

聖天子至德乃遠矣下無言吉挽顧聖天子綏明賜意

棗彊縣劉村新建二官廟記

劉君雅棗彊劉村人北京真定府冀州棗彊縣村東南去邑三十

五里稱劉村以族姓焉村東南五里龍泉寺劉東父

某所建也劉君所建其北則某祠又北則某祠又西

北則某祠劉君嘗游於田矣即民間疾苦察眉而藥

餌起之此助疾病者察眉即倉公葬者匍匐衾紼此

居拮据音言喪者詩凡民有喪匍匐婚者拮拮羔雁也此助婚者

救之衾被也紼亂麻也此助婚者拮拮羔雁也此助婚者

據註手口共作之貌蓋謂勤勞也此只取勤於周急之意古禮相見用贄卿執羔大夫執雁婚用羔雁者重其事而用卿大夫相見之禮也焦氏筆乘莫雁古禮也詩云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音謁 曠 曠 曠 曠

親迎執雁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竊恐未然蓋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不以爲僭大夫相見執雁昏禮既以士而服大夫之公服乘大夫之墨車則見婦翁不得不用大夫之贄禮矣士宜執鳧奚執大夫之雁取其攝盛也若謂親迎之始遂期其將來如孤雁失不再偶可謂祥乎冠禮三加幘頭服公服革帶納鞞執笏與此同義

夏月孔

甚

曠 曠 曠 曠

行者道

中河

朔諸郡卒戍徒役瓜期往代得及其塲園以蔭息其

木下

戍役得代日及瓜左傳莊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日及瓜而代今人謂任

滿亦日及瓜賀赴任亦日榮赴瓜期○壺漿餓殍

者厨傳過使

禮客

轉相誦慕視廬舍如歸矣

廬舍即

驛傳謂之遠廬言傳遠之廬舍也莊子仁義先王之遠廬也可一宿而不可以久處國語單子曰百官各

使去聲

以物至賓以士以大夫或是也甫田詩以社以方我

遽廬也... 宿而不可... 以父處國... 詩畢子曰... 百官各

以物至賓人如歸以社以方穀臧農慶甫田詩以社以方我

社祭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也臧善慶福也此詩述言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

奉其齊盛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之所能致也乃賴農夫之福而致之耳

地利介言景福天田詩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註介景

又禋祀四方之神當獲大福也捍禦災患載在秩典歲時伏臘夏祭

冬祭曰臘楊惲書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包羔斗酒自勞我乃於三數祠集饗

髦老艾幼作敏王伯作鼓舞也敏疾也主家長也伯

於聯宗黨固守望之事也王伯見周頌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以輯鄉井以聯宗黨

以固守望之好杜侮予之禍豈為淫祀哉不當祀而祀曰淫祀

此獨舉其大以見茲廟之不為淫祀

言溢於祀
典之外也
棗疆當燕趙之郊
趙燕北京山西諸郡之卒戍徒

言溢於祀典之外也
棗疆當燕趙之郊
趙燕北京山西諸郡之卒戍徒

後交雜於路悲歌少年慷慨相向
韓文送董邵南序云燕趙自古多悲

歌慷慨之士
即加饑饉必多暴子弟何可無寔
寔烈烈王之

風也
後漢太丘長陳寔是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

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及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
○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邠原管寧之右善

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
不使王彥方知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

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
烈聞焉公孫度欲以烈為長史烈辭之
同舟而濟

江海者覆於其各有一壺之心何者失衆之形也
壺繫

於腰涉水不沉語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是
也各有一壺謂各有自恃心而不相救故舟覆
劉君

補註聞石家
令未詳但漢
書晁錯為太
子家令註太

子稱家太子
為一月五日
合口

子家令註天也各有一壺謂各有自恃心而不相救故舟覆

子梅家太子
家令秩八百
石

爲一問右家令諸郡卒徒視廬舍如歸矣卽流移逋
逃操戈不逞又何可後事而備乎是廟也劉君有以
處其中也有處其中則棲託之迹重而流移逋逃欲
爲不逞者沮於嫌忌之勢矣

棲託謂建三官廟可以
棲神而託以固守望也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爲不呈答臣於報必之獲矣
野旅而蓋以國事望也
 其其中此首誠其中與赫特之無重通流外處然
非亦其三官願何且
 張對夫不豈又何何對事而辦乎最願也隱哉首以
 爲一問古來合請降卒封歸靈舍收誤矣明然然

卷之三

傳

總督薊遼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公傳

傳不全載

只輯首一段

輯贊

惇音預

王公惇者蘇州太倉人也其先始興文獻公道遷江

東晉王道守封始至宋左司諫縉徙分水宋王縉乃晉

懿敏公素至元夢聲為崑山學正因家焉故崑山改

太倉崑山縣名太倉州名夢聲之孫琳生輅

武宗時武宗毅皇帝王倬以進士顯名為南京兵部

右侍郎即輅子也倬生惇舉進士選御史不由行取

倬音卓

蓋異數也

屬

皇太子當出閣疏上重師道檢宮僚戒淫戲者三事

世宗納焉世宗肅皇帝又中貴人宋興行萬金求領

東廠公論罷之出監河東鹽法歲餘以疾歸間復為

間去聲病少瘥也

御史按湖廣至輒劾方岳郡守貪不職者一人不及

代也不及任滿時中貴人廖斌填承天即安陸州世宗入繼大統

陞為承天府公謂曰貴人所不魚肉吾百姓者吾請事貴

人魚人殘害之意晉書祖逖曰晉室之亂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貴人所不知而舍

人子魚肉吾百姓者吾請為百姓治之不以及貴人

人... 言... 女...

凡吾有所裁始終全貴人耳

舍人子即中貴人牙爪也今無賴之徒往往克

入宦署中還復按順天八月虜數萬犯古北口公具

聞

上請屯京城

請屯兵衛京師

而身往守通州已而虜果大人

至通竟不能渡河而西

上諜諸輔通獨完

諜打探消息之吏京師日畿傍近諸郡日輔謂京師之羽翼也

乃

超為僉都御史經畧通州以東諸軍

錄此已盡王公不畏疆禦之槩

其論殺也亦以不能於嚴嵩故

贊曰大臣之處成功難言哉庚戌虜犯

京師中外

諜音牒

洵音凶上
聲水湧貌

洵洵公先策必至以聞而身守通州使不得西渡河

嚴邑翼翼輔以無恐

翼翼整敕貌詩商頌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肅皇帝

嘉靖

張皇備胡

康王之誌今王敬之哉張皇六
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註皇大也

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
我文武艱難寡德之基命也

左顧右盼念無可與所

立一總督

河棟

一大將軍

仇鸞

而公以督餉察間並見倚

重尋視閩浙

嘉靖壬子巡撫山東凡三月巡視閩浙
浙提督軍務亡何改巡視為巡撫

移大同

公在閩浙可二歲凡一十餘捷
功次三千餘甲寅移巡撫大同

虜邊

速巴罷

則奉而南倭遘已則奉而北非不欲任之以觀厥

成而

此見王公任
斯世之重且
稱王命之錫

天子勵精方稱緩急圖輒效喜自拔士號為大同得

人異數寵之以逼帷幄之臣

先是虜入大同沒大將覆其師撫臣坐失律下

獄議置代未決

上諭相嵩中外臣誰真忠者嵩惶

恐不知所對

上曰吾向所自拔者王忬耳遂

勅吏部朕念大同

須得人其以忬在

故事惟置相用手勅蓋異數也

度次薊遼而公

拒走大虜者六至有一歲三捷者

會虜復入寇與總督許公某合兵徼

破之斬首虜百餘鹵馬牛羊稱是捷

聞進兵部右

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明年薊遼總督楊公博入為兵

部尚書議置代

上度次用公進兵部左侍郎兼右

副都御史凡立大功者六戊午虜犯遼左我師一歲

凡三

捷奈何不免嵩父子文致之也

會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嵩父子為

所陷抵罪公寬之公子世貞又為護繼盛喪嵩父子

益銜之矣適虜辛愛數萬騎謀入寇我我所遣謀多

聞去學

間去聲

被殺公乃請援兵不聽虜竟入潘家口我以輕騎繞
 出賊前凡三日引去尾擊之捕首虜百事聞上乃
 知前所請援兵非謬第錄諸將歐陽安輩下獄而御
 史以嵩風旨且論殺安會御史方輅受草都御史鄂
 懋卿言公病悸不任事負上恩當罷狀遂逮制獄論殺公
 自練兵之議起而間

以生奈何比年治師不中調發自期三歲也所疏十

三事具是矣

天子方喜自拔士號得人度次以薊遼乃有上言不

任事負國恩當罷則誰為之者激極而反大臣之

處成功難言哉

此句應贊首句

余觀世貞上疏訟父前功

隆慶

改元世貞請闕下白

父冤狀

曰虜犯遼左臣父忬以總督督

恩江、易、昭、公、軍、更、宜、久、工、筆、皮、之、所、首、八、百、餘、及、虜、犯

父冤狀
詔復原職
巨虜
遠在
巨父
小以
系

總兵楊照輩便宜發兵擊破之斬首八百餘級虜犯遼陽

以楊照大破之獲首虜八百有奇鹵馬牛羊夷器以千數故事獲首虜至二百即以捷聞至四百以大捷

聞今至八百以嚴嵩故策定城池功施邊境嵩父子

顧無有為上言之者嗾使奸臣削王公之功竝薄照賞

而壅

先帝嘉靖拊髀之明漢紀文帝輦過即署問馮唐曰父

有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

也上拊髀思頗牧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耳豈憂匈奴哉注拊搏也髀股骨成化間

總督王越潛師出塞至威寧海殺首虜四百餘級封

嗾音湊

為列侯皇明通紀尚書王越諂事太監汪直每行跪

禮成化十六年越偕汪直帥師巡邊出大同至威寧海瞭虜營所在亟發兵襲之擒男婦百七十

斬首四百餘級以大捷聞論功封越威寧伯仍兼左都御史汪直及越子侄家人冒功陞賞甚衆汪餘陞都督王喜陞錦衣衛指揮

臣愚以為比罪則遼陽為肘腋之寇於我為必應量敵則掠出榆

林塞於虜為情歸用師則楊照一部將計勝則首功

過當威寧者多而懲其深入者悛慮敗則潛師出塞

劫虜取捷者危越封而臣父不錄今當

先帝之世無以春秋耀軍士而示天下以非常功國語

吳王曰若無越則無以春秋耀吾軍士○世貞疏止此不知遼左之役見以為

將去聲

當去聲

田... 惟為嵩所持故... 王越封...

耀吾軍士。○世貞疏止此。不知遼左之役見以為

塞音賽

將相並去聲

狎戰而嵩得持之

惟為嵩所持故雖大功不錄

威寧

王越封威寧伯

以汪

直與俱出塞氣奮人主同功一體

惟為太監所善故有功得封○匈奴

傳贊將幸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之決策是以建

功不深漢紀薛公曰韓信黥布彭越三人者同功一

體之將相不調和自古患之矣史記陸賈謂陳平曰

人也將相不調和自古患之矣將相和調則士豫附

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權太尉乃與

勃深相結以制諸呂○宋史岳飛敗兀木于朱仙鎮

兀木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自古未有權臣在

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乃止時秦檜方欲和金一

日下十二金字牌

召飛還遂殺飛

卷三

王公作



霍長公傳

長上聲

霍長公者西河人也。

今山西汾州即古魏西河地

既少孤而母太

淑人李年二十餘歲

二十餘歲寡居

以故失不為儒太淑人

常恨之。

恨不得使其子業儒

公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乎懸而不

可知者祿乎昔在襁抱以有今日即使不肖孤列鼎

而祭先君子孰與竭力耕田之逮太淑人存也。

句法本韓

詩外傳詳見恩榮永慕序魯參不願於推牛註

且為儒不成必難中棄而妨

遷業孤豈敢薄諸生獨以白首鄉校。

老於邑庠

猶日呻佔。

呻佔音申

呻佔見沈封君七十序

如病嫗之就蓐使其父母匏瓜畜之而

進退維谷

言進退皆窮也。桑柔詩。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坐自朽腐。是為從

毛音吹去聲

吾所好耳。公由是稍治產。所致太淑人。其毳之餘。

毛耗

予音與亡音無

可以煖者一云即脆字則飲食之脆美者

亡何施予。徧族黨矣。亡何橋梁

之後徧四境矣。而產猶治也。蓋公自計其力足以供

姁音虛

其毳。則推及施予。不使有一日之積云。公素坦率。姁

毳音疲

濡與群處。

姁濡即相顧惜之意。莊子魚之處於陸也。相响以濕。相濡以沫。

然耻夸毳

板詩。天之方憊。無為夸毗。註。憊。怒夸大。毳。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謏言毳之也。言天方震怒。則人當斂筋戒。小人毋得夸毳也。崔駰。雖狎必以達旨。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毳以求舉。

義無大小。無敢忿爭。即忿爭。曲直一聽公。無後言者。

益稷謨。汝無面人以比。益討人。人無責。而與言。上三

義無大小無敢忿爭。即忿爭。曲直一聽公。無後言者。

閉音汗

憊音敗

儻音舞

益稷謨汝無面
從退有後言

人以此益附公。公既貴。有輿馬。且年

七十餘。不以乘也。每出入。安步里閭中。

里門

無異布

衣時。曰吾幸未憊。

疾困曰憊

庶幾與里閭故舊遇諸塗。何

可使其引避而轍迹。畏人將無挾兒輩尊寵於車上。

儻哉

莊子列禦寇篇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

彼丈夫也。呂鉅驕矜之貌。車上儻言輕掀也。名諸父
驕其宗族呼叔伯之名也。唐唐堯許許由也。堯讓天
下於許由而且不受此等小人所得能幾便驕
矜如許豈知有唐堯許由之事而能與之合哉有司

鄉飲酒。公嘗一當大賓。後輒謝不往。曰吾始不圖得

從父母之邦。見唐虞養老以燕饗甚盛典也。

禮記王制凡食

長上聲

麤粩字

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
 修而兼用之註燕禮者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
 以至於醉饗禮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
 坐依尊卑為獻數畢而止食禮者有飯有餼雖設酒
 而不飲其禮以飯為主故曰食也周尚文故兼用三
 代之禮春夏則用虞之燕夏之饗秋冬則用殷之食
 一之為胃而復抗禮邑長吏以煩官府僕僕起居乎

胃犯也賈誼疏夫俗至大不
 敬也至二下等也至胃上也 公是時已封御史進中

丞少司馬凡三命故自謂將無於車上儻云郭太淑

人亦年七十以公之家而猶不輟麤糲之食米不精
 鑿者曰

糲曰吾與君子同事李太淑人糟糲不厭若將終身
 厭飽也 雖今暴貴七十餘矣何能異為婦時也豈以吾

數音朔

兒為不能事我者乎。其夫婦同德如此。

贊曰史謂孔子數稱介山子然者。

介山山名在西河今屬山西汾州介

休縣仲尼弟子傳孔子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

華介山子然天戴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

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

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

行也。豈之推之後耶。介之推將從晉重耳出亡歸而不

言祿者左傳僖廿四年晉侯賞從

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天未絕晉必將

有主主祭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二三以為已力

不亦誣乎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對曰尤而効

之罪又甚焉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

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

汝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表其山為介山以

綿上為之田日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今汾州猶有禁火臺古蹟祭介之推焉。

晉之多賢由

來遠矣。子夏既居西河之上，序詩教授。

〔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註〕

西河即今汾州所與友。田子方段干木，其人也。

〔周紀〕魏文侯以下子夏田

此叙霍長子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霍長公之深衷善類多歸之。今汾州有三賢祠，祀子夏、子方、干木。

家食不輟，粗糲安步里閭，不以輿馬非故讓也。方其

布衣時，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

極。一旦使之俟駕而後行，式閭而後過，苦矣。品列而

後御味，備而後舉，厭矣。

厭苦之厭，與上不厭厭字異。句法本〔列子〕周諺曰：田父可

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粗厚，筋節卷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痛，體煩內熱，生病矣。〔註〕田父可坐殺者，言以田野鄙賤之人，使其閒坐不待刀鋸而可殺之，蓋彼

以勞方苦為常，一旦勿心然安...

田野鄙賤之人使其閒坐不待刀鋸而可殺之蓋彼

以勞苦為常一旦忽然安處則必至生病痛骨酸也

不然則一以抑損豈謂坦率乎稍有抑損西河之俗蓋猶有蟋蟀伐檀之風便非自然

焉蟋蟀唐風篇名唐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故蟋蟀之詩亦言唐俗勤儉其民間終歲勞苦而不敢少休○伐檀魏風篇名魏地陝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故伐檀之詩亦言君子非其力不食其厲志如此唐即今

山西太原府魏即今山西平陽府解州其論為儒

非獨疾夫不成也之推之毋固曰身既隱矣焉用文

之見上註然以有激將來使假儒之名以自好者非効

效於世不得藉口耳公之意蓋因以為訓也既已三

命乃鄉飲酒則謝不往其出處大義迫斯可見雖曰

焉音煙

焉音煙

行去聲

未學謂之學矣

此意實挽應傳中失不為儒意

其斯以為質行君子

哉

質行實行也萬張傳贊然斯所謂篤行君子矣

得其子而益顯也

伯夷傳

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長興徐公敬之傳

公名東

字敬之徐

始居約時游邑諸生間莫能厚遇

主父偃傳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

久之

好去聲

授弟子室里中非其好也

為塾師於里中取孟子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之義

則曰嗟乎大丈夫生不能游大人以成名

屈原卜居寧誅鋤草

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

即當效魯仲連布衣而排患解紛

令千里誦義爾

史記魯仲連既為趙却秦軍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又以千金為魯仲連

嘔音甌

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游俠傳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

終安能嘔

神音申估
音占糶音
所

嘔為章句師坐帷中。日夜呻其估畢。從群兒取糶。自

食乎。呻其估畢見沈封君七十序白首呻估註糶者

是也此只是會邑富人許翁女年二十不嫁。欲求賢

夫如公者。公是時年三十矣。乃脫身游女家。語本張

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其夫去抵父客。父素知張

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

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女家素長者。里中少年多

侮之。即妻公。又皆來侮。以嘗公。公問許翁。豈負是屬

而欲報之。然此易高耳。任安傳安滎陽人也少孤貧

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以為武功小邑無今我在也

長上聲

妻去聲

易去聲

而皮上音審。厚家命我。不惟是子。胥丁也。音魚。初之。美。藉。

言家可勿高也。註言口邑。小無豪家傑。易得高名也。今我在也。

而彼皆藉吾家。令我不維是子。壻行皆魚肉之矣。藉蹈

也。以言蹂藉也。魚肉殘割之意。魏其傳。魏其侯實嬰與太后弟田蚡訟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

去驟都從游。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

亡何微知少年家陰事。以令里中。

里中皆謂少年。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袁盎傳。盎

徙為吳相。辭行。兄子種為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

溼。君能日飲。亡何。時說王母反而已。少年家顧且因許翁奉百金願交

驩公。公乃以所奉百金益市。買牛酒。更召外家宗人

及里中父老日高會。大會也。項羽紀。宋義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

數問其金餘尚幾。趣買供具。曰。里中少年豈不

數音朔。趣會音促。

共音恭

賈音古

多豪然無奈此牛酒共具我何言當盡此百金為公

既已脫遼陽大賈某氏之阨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

貴終身不見也而某氏日操百金將進公及見公侍酒至暮

口不忍獻百金信陵君傳趙孝成王德公子無忌之矯奪晉鄙兵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

封公子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公子側行辭讓自言臯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

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邑有豪亭父朱某者好眾辱人亭父見

安留武功代人為求盜亭父註言替人為求盜亭父也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關閉掃除其一為

求盜掌逐捕盜賊也公一日從旁數之曰朱君太橫哉史記王

言皆從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偃不聽朱乃瞋目視公曰

客可為者居邑量至不見交令去郭解傳解出入

言皆從大... 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偃不聽 朱乃瞋目視公曰

客何為者居邑屋至不見敬於若乎

郭解傳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

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

乃大

椎音槌

挫辱公公佯不問一日袖四十斤鐵椎謂朱曰不聞

信陵君椎殺晉鄙事乎

信陵君傳公子無忌既竊兵符欲救趙至鄴矯魏王令代

晉鄙晉鄙合符疑之力士朱亥袖四十斤鐵椎

朱跪

曰吾始以先生為庸人乃今知之遂相舉飲謝而去

魯仲連傳魯連既義不肯帝秦新垣衍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時江

南大饑斗米千錢而公門下多蒯緱之士

孟嘗君傳馮驩客孟

嘗君所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註蒯茅之類可為繩者緱

蒯音快上聲 緱音候

謂把劍之物言其劍把無物可裝但以荆繩纏之故云荆緘然歲入實不足以奉

賓客至鬻宅子錢家不令知也又云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

出錢借人收其子母之息曰子錢言至賣宅於公始與諸兄同居及往許翁家諸兄皆聽公去不收無收恤之

者十年之中公蓋再致千金即諸兄匍匐來稱貸公

又未嘗以無為解焉其篤於親如此公嘗謂何知積蓄好行

其德者為享利著讀音貯義同游俠傳何知仁義享其利者為有德吾予人若

棄之假人若忘之即有償者是自實其義吾不忍為

也說苑子思居於衛緼袍而無裏田子方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

也如棄之子公蓋其是監門卒之為人所游人所成

著音貯好
去聲
子音與

也說苑子思居於衛緝袍而無粟田子方使人遺狐
白之表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

也如棄之子思竟辭不受公蓋慕吳監門卒之為人而游於酒哉

漢紀梅福知王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
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註

吳門市即梅市在紹興府刺客傳朋友相覩歡然道
荆軻雖游於酒人乎註飲酒之人

雖輯子史語
無此斧鑿痕

故飲可五六斗而醉二三二二三史記作二參滑稽傳

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
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出握手無罰目眙不

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
三註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為樂亦甚飲可八斗

而未徑醉故云竊樂二客前奏琴未嘗不為鼓一再
參言十有二參醉也

行而據地歌矣相如傳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
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

一再行註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皆即長興令召公
曲引也此言鼓一再行謂一兩曲

公又謝病不能往

湖州府長興縣

公雖布衣然見邑中長老

好問民所疾苦嘗謂長興西從方山來可百里所

句

音猪 坡音卑澹

故不多為陂

障水以灌田曰陂

誠得澮

蓄水高下更相為漑

可令畝一鐘何憂曠哉

三十石為一鐘河渠書鄭國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山西邸

蒼豨條

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漑田秦以為然卒使執渠用注填闕之水漑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暵乾也城南諸田即患茗水暴至

然以隄善潰爾

茗溪在府治之西即蘇子所謂天目之山茗水出焉是也

築令廣

一二丈所何慮不障又可樹桑千畝因掘土為池可

養千石魚

言陂池養魚一歲收得千石魚賣也貨殖傳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齊魯千

汗音烏菱畝桑麻渭即維于不夫艾收其中蜀念可棄百

養千石魚

言陂池養魚一歲收得千石魚賣也貨殖傳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齊魯千

汗音烏麥
章局

畝桑麻渭川千畝竹

卽雖汗邪且不失芟牧其中獨奈何棄百

世之利不爲乎

汗邪下地田也芟乾草也謂民取芟草及牧畜於其中滑稽傳汗邪滿車

河渠書故盡河壩棄地民芟牧其中耳

公旣口畫縣中事縣長吏愈益

重公門外時時以干旌來

鄘風子子干旌在浚之郊註子子特出之貌干旌以

旌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旌而來浚之郊以見賢者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
句法本史記見送陳郎中

序西門君引漳水註

今年公七十有九矣尚善飯遇客無所敢

失

廉頗傳趙使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

卽有從季子中行來者與許夫

人爲夜灑埽早帳具至旦不倦

魏其傳武安侯欲使仲孺過魏其侯魏其

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

蓋中行未遊京師所

大父行之行音梳

交已多大父行知名之士矣

史記鄭當時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

行天下有名之士也註當時有才德皆祖父之輩與為友也行輩也

余為郎署中時中

篤行之行去聲

行嘗語余曰吾嘗諫家大人至篤行即所言邑長吏

治渠事煩苦不為也以大人之義與邑中長老共數

百頃田何不成也

言民既煩苦不為何不自與邑長老共斂金而通力成之

家大

長上聲下同

人謝曰吾聞興百世之利以親附百姓者邑長吏之

事也

句法似衛霍傳贊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無稱焉願

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繼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

法遵職而已何與

且吾邑長老居間者終不吾令長

將軍觀古名將所招賢繼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繼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

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其為將如此且吾邑長老居閒者終不語今長

吏幸而聽我我又奈何從邑中奪賢長吏權乎其為

長者如此句法似游俠傳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

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

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

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待我

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註居間謂兩邊和輯之

也

杜長公傳



杜長公傳

勤音銀

杜長公常者勤人也

浙江寧波府
勤縣附郭

以文無害試補奉

化縣功曹

史記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
沛主吏掾註言雖為吏而有文理不刻害

也漢書云何為主吏主吏功曹也
又云何為沛掾是何為功曹掾

在家人時嘗稱詩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二句見文王有聲詩註云貽遺
燕安翼敬也子指成王也言豐

水猶以潤澤生芑菜況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為事
乎遺其孫謀以安翼子則武王之謀及其孫則
子可以言斤言也
無事矣
巨作其言也
言遠事王父母
祖父母曰王
父母王大也

又以勤

勞

父母予奚賴焉其為王父母供具

供給衣
服飲食

之一視父鎬父名供具曰王父母固安大人供具矣三

屋少年輒自避避之也見徐敬之傳過而與之言則

磳音溪
梱音細

趨皆示敬也婦姑勃磳不出梱闕亦自曰將謂杜長公何

即不使王彥方知也之意其為人仰慕畏服如此勃磳爭鬪也梱闕門限也莊子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磳

疫音役瘴
氣病

言窄小之屋婦姑常在同曹掾某患疫諸曹掾舉以

其妾故引去且止長公長公曰廢朋友疾病相扶持

大義而借小嫌以自解何以稱同舍兄弟人孰無急

難去聲

難而坐棄之也每往必有所與俱每往問疾必有人與俱往亦避嫌之

傳音附劑
音祭

意以解於眾執火竟夕身傳七劑七匙也劑湯劑也

所引去者齊和諸藥味謂之劑漢武內傳李少君遇安期生少君疾困叩頭求活安期生以神樓散一七與之服即愈其妾顧

間去聲

以此無間處眾始服長公達節云再補蘭谿縣屬浙

掾音院

華功曹蘭谿令謂奉化令曰大邑多君子今安得有

杜掾其人哉奉化令曰其人故奉化功曹也其取重

如此先是長公值橐中裝於蘭谿之塗舉以微亡者

值遇遺金而拾之也微即郭解傳解使人亡者至謂

長公曰橐中裝都料也將輸縣而先門門未開假寐

道左屬縣官出辟客倉卒遺之蓋五十金舉者遠矣

然此其地也言拾金者去亦已遠不可長公曰此其

地固在索之豈遠乎即舉以畀亡者亡者捐十金謝

長公長公曰十金孰與五十金爾豈以我無所置之

辟音避倉音愴

行去聲也蒙辟而主章公居二嘗謂長公雖在功曹中賁行

長公長公曰十金孰與五十金爾豈以我無所置之

行去聲

也。遽辭而往。章公居仁嘗謂長公雖在功曹中質行

不可及也。尋授廣西龍江驛丞。有以藤自毒殺者。其

家誣怨家殺之。郡太守謂怨家實殺之也。以具獄憲

司則移長公。以具獄謂獄已成也。移長公謂移文使長公覆按。長公覆而輒

見其寃狀。太守惡其反也而笞之。反。翻同。謂翻其案使從輕。長公

曰。憲司豈少廉武吏而移之驛。而乃撓於成案。重辱

命也。我苟屈於郡守成案不敢反。又懼辱憲司之命。笞之不猶愈於殺人。以

免乎。屬征蠻之役。幕府徵從軍。疾作而卒於邸。後五

十年而孫思舉進士。遷青州太守。方為良二千石云。

禮音義

贊曰越之俗禴

越今浙江地禴禴祥也謂信鬼神曰

賢者感焉同曹掾疫長公不憚躬調護之可與立哉

叱音尺訶

有定見

及觀所畀亡者橐中語其調笑疏於叱噀舉

也

五十金若亡者自取之望望然惟恐德我又何可噀

噀音淡

以利也

史記沛公曰秦將賈人子故

有是驛吏不難

於不阿郡太守意有是憲臣不難以殺人大獄屬驛

吏者今無美夫今無美夫

程明道為鄆縣主簿與運使某論易明道曰明公春

秋猶其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一日運使以告伊川伊川曰以運使能屈節一主簿敢言運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即是此意

者不能即是此意

晉陽王次翁傳

冠音貫

次翁子使君名道行弱冠擢進士給事尚書大司寇

亡音無

省中。新進士皆撥各部觀政此觀政於刑部也故曰給事司寇省中余時為郎亡何

使去聲下 同

使君補鄧州。河南南陽府鄧州知州余尋出為鉅鹿郡。北京順德府太

守順德古郡鹿也。明年使君遷魏郡比二千石。今北京太名府即古魏郡

尉秩北二千石。往來二御史臺若部刺史必直使

勞去聲

君與使君相勞也。相慰勞不敢輕易之雅已聞次翁為人翁名

尚智字哲夫陽曲人。山西太原府陽曲縣即古晉陽嘗補郡弟子員

不就以貲假幹掾省中十餘年除薊之義豐驛

馬驛於京師東北諸邊為孔道大道也往來次翁

乃簿正厨傳厨飲食筆使諸走走謂徒後走卒也筆使猶言指揮而使之

此見次翁之國策蘇秦說齊閔王曰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筆使也約客至當御者往輪

分直與之約曰客使至則當直者往給其役勿遲緩蓋三年所車馬捷於羽檄

使者應乎烽火羽檄烽火皆言速也未嘗一日詣對

幕府矣言其材足以辦不致罪責也李廣傳廣從大將軍擊匈奴軍迷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使

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失道收急責廣詣幕府對簿再遷北地之北峽關北

漢障塞尉譏客出入北峽關在順天府北兩山夾峙一水旁流懸崖峭壁連天津黃

崖峪東垣古北口黃花鎮明年棄官歸太原屬使君已舉于鄉視

中... 二金... 笑曰典厚矣... 一飽... 可力...

北口黃花鎮 明年棄官歸太原屬使君已舉于鄉視

笥中俸纔二金笑曰腆厚矣一抱關吏何功於

上也尋從使君鄧州使君問政未嘗為質焉旁引成

事而已未嘗直指其事之可及使君遷大名乃輒不

數音朔

敢復問政曰吾何能從兒子輩數數操郡長吏事乎

髯音然

翁魁梧美髯長者魁梧魁偉壯大之意勿田侯赫見余以

賈音古

也為其人計魁梧音偉美髯美鬚乃翁撫長翁子

語音御

則無不若已出語人曰兄子某病吾則終夜不能寐

然有過未嘗不譙呵讓責之豈為第五氏哉言已與

不同也後漢書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

眠若是者豈即晉陽長老亦言翁倣儻狀倣儻豪俠有氣槩也

可謂無私乎倣音惕讀視仇家若不可解者卒如初不著於睚眦叔者非

睚眦音愛蔡讀涯此誤睚舉眼也眦目睚也郭解以睚眦殺人謂舉眼相忤者即殺之也郭解傳其陰賊

著於心即發於里中緩急翁輒與居間居間謂居中

睚眦如故云然計畫之耳不必解之也解傳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

人人嘗施焉以故里中曲聽翁請言事不願金矣不聽

者不怒一盛德言余猶記使君在鄧嘗使人於諸郡事不願金二盛德

微當候太嶽祠官者狀微謂訪問之也如今一應時

祠官方貴幸余所為候輒不與諸郡同人以報使君

川更甚... 斤為時干鱗為欠公... 鄧也後

福官方貴幸余所為候朝不與諸君同人以報使君

則使君從鉅鹿之所為時于鱗為鉅鹿太守次翁屬在鄧也後

使君從大名遷鳳翔太守陝西鳳翔府移蘇州太守南京蘇州

府禦倭於城下寇竟失利去稱治行第一云次翁雖

不視產即在驛塾諸驛在關塾諸關在驛在關皆開塾學以教使君

一日越人裘生者傳過之罷矣翁輒竒焉延使使君

卒業為之有室蓋三年以裝去卒業使從受業也為之有室蓋為裘生娶

妻也以裝去者裝載而歸也次翁所為使君亡慮十數師類如此

以故弱冠舉進士不十年三為大郡視曩俸筭中二

金實腆矣應前俸餘纔二金笑曰腆矣蓋薄廉吏何

行去聲

塾音孰

延使之使

如字

亡音無

貴為名高者也是恐卒不可測姑以自避以緩人之

迹我而將以復進者也。不知計即狡亦徒為罷去耳。

身已隱矣安用名高。左傳介之推曰身既隱矣安用文之愈避跡愈著。

夫又遑恤我後乎。詩我躬不閱是三者故皆不出於

患失何世之君子重與人為善也。余觀次翁棄官歸

時年未五十一抱關吏耳。此三者何以稱焉。言次翁

小吏耳無罪可逐無名可高無復進可觀則何得以三者誣而稱之也

何季公傳

何季公傳



何季公傳

何季公者名積字良慶故姓徐系偃王後

即周穆王時僭稱王

者徐子嬴姓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得朱弓矢自以為天瑞乃稱偃王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

子孫

歛音吸

稍遷歛之傳谿

徽州府歛縣

元末有萬億者始易姓何再

遷休寧

縣名亦屬徽州府

凡五世為兆義兆義生政

筴音策

景皇帝時用鹽筴起

貨殖傳倚頓用鹽筴起註筴策同謂以煮水為鹽之策起家今

鹽商是

應

詔輸粟塞下值虜大入猝獲良馬以免顧

橐中裝百金耳乃即歸而廢著以復是瓦解之術也

何以稱少有鬪智即百金不猶當奇勝耶

乃即至此皆季公言

謂卽以百金歸而營于里中便隨手盡何以謂少有
 錢財則鬪智巧以求勝也不如再往居塞雖百金猶
 愈於身為賤役錙積銖累以奇勝耳○傳子貢廢著
 鬻財於曹魯之間註物貴則賣之曰廢猶棄也賤則
 買之曰著猶積貯也漢書亦作貯又是以無財作力
 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又夫織悉筋力治
 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
 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販脂辱處也而雍
 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灑削薄伎也而鄧
 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鐘
 此皆奇勝之所致遂返塞下居數歲果再致萬金政生耀耀

長上聲

生季公。公生逮壯。而伯若仲。長已各倍公。乃兄弟與

俱徧遊江淮吳楚間。所至雍容爲閭里率。相矜以賈。

賈音古

傳洛陽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又宣曲任氏之
 先爲督道倉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價

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道約非田畜所出

傳洛陽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父賈又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價

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道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咸謂季公有家約也家約即先是公父舉

明經授長河丞公勸之往蓋三年以循吏稱載在邑

乘矣凡郡縣志皆謂之乘取晉二兄之亡也公慨然

鋪叙好

曰曩吾以愛弟奉二兄江淮吳楚間舉橐中裝託我

我今乃令諸孤無息業哉無息業謂蓋終其身無私

藏亡何御史君受寧遠令陝西鞏昌又勸之往曰無

念爾祖又王詩王之蓋臣無念爾祖使我得稱

長河循吏子更能得稱寧遠循吏父乎自是寧遠君

也規音占窺

卒以卓異聞。召拜南臺御史也。公因就南臺規御

史君所為治狀。獨持大體矣。乃趣促還休寧。營萬安

里而老焉。左傳魯隱公將遜桓公位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縣大夫舉賓射

必迎公。為鄉飲賓公彊為出竟不再。然間里暮暮服功大

小功服待公舉火者十數家。未嘗以居常謝客為解

也。舉火謂待其調濟而後得炊爨以食也晏子書曰晏

子曰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公以季子金孺

人以季子婦得當父母驩。公自折節伯仲間。事如長

河丞所。視二兄如父何得孺人亦以身下二妯事如姑。汪

彊上聲

當去聲

妯亦已

孺人所也。妻視二嫂亦如姑其夫婦孝友如此。御史

如亦已
河丞所視二兄何得孺人亦以身下一妣事如姑汪

孺人所也

妻視二嫂亦如姑
妯娌相謂曰妣

其夫婦孝友如此御史

君上績書公與孺人同封年各八十有一歲已孫五

人曾孫四人矣御史名其賢今為南京某部郎中云

于鱗氏曰季公之賢也身治生而父若子皆以仕顯

長河丞官薄耳其邑紀列焉御史貴倨矣

倨尊大之貌一云可

以貴倨傲人也酷吏傳
丞相條侯至貴倨也

輒謝

謝絕人事

雖賓射不再出

賓射

者古鄉飲酒以娛賓不可以無禮故有鄉射之禮禮記

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禮記射

義古者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所以
明長幼彼竊借寵靈以炫閭里者何限乃季公所以

可天八傳 三三

先後父若子以仕顯者有道哉

先後非前後乃先之後也即左右之之意

豈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貨殖傳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

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惟孝友于兄弟子孫修業而息之所謂施于有政者

也傳陶朱公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

好行其德者也後年哀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汪從龍傳

輯首段

輯贊

汪從龍者歙人也。名雲。南京徽州府歙縣其先汪華者。隋末

以豪起。據六州。稱號吳王。唐興。授總管六州軍事。歙

州刺史。封越國公。至宋。贈金紫光祿大夫。叔敖者。始

自績溪徙邑之潛川。徽州府績溪縣叔敖生若虛。於江南。經

制使若海為從兄。若虛十二世生道壽。道壽生十有

八歲。而其父士誠卒于客。訃至。告喪曰訃輒往。僦而輓。以

行。僦借傭也。輓引棺索也。盡僦。乃焚櫬。裸諸槨。錫相襲也。路費用盡

乃焚棺。而以衣裹父骸。橐而負渡江。乃中流有光屬

從去聲

訃音付 僦音就

櫬音秤 裸音博

骨燕諸槨什襲甚固

數音朔

髮音休

燦音剽

於舟龍輒夾繞舟舟且覆者數矣眾計無所出則徧

索舟中諸非常物為解蓋意有珍寶非常之物故龍夾繞舟也有髮兀

澤可以鑑者十具以沈猶是也髮赤黑漆色也凡短髮可以凡物者非几

案之几言髮漆之几其光澤可以照人如鑑者沉之江而舟蕩如故有丹砂煥如燦火

者一斛以沈猶是也丹砂即礪砂會要宋雍熙中供奉官于延德使高昌還行程云

王居北庭北庭山中出礪砂山中常有煙氣湧起而無雲霧至夕光燄如炬火照見禽鼠皆赤采礪砂者

着木底鞋若皮為底者即焦有穴出青泥出穴即變為砂石土人取以治皮而眾愈益恐

時道壽偃伏莫敢動即再索舟中念與櫝俱沈耳尋

失光所在此亦一念誠孝汔濟眾弗察其所負者枯

竟矣

失光所在此亦一念訪孝汔濟眾弗察其所負者枯

骨矣。

累上聲

李于鱗曰觀從龍自少與其父俱見苦為生雖家累

萬金知財所從來越世家陶朱公長男吝千金故殺其弟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味

公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及起為吏權

公調度似太史

稅泰山行諸祠監者重有所棄計其幹裁不下鉅萬誠有所不能忍者也以是得意耳從龍以太學生為山東布政司理問

嘗權稅泰山供客間泰山館人各以其客自古至不敢匿一筭由是不踰月而稅萬金上宮之後並計諸祠時以監者覆視計簿簿構具諸祠凡數十所計杉竹數千值萬金乃盡削之止計上宮構具署纔數十

全而已屬有司行祠事嚴諸工噴噴謂分作便也從
 龍固不許輒構土宮而撤其構構諸祠凡數十所轉
 相為用即諸祠次第舉矣雖欲學吾術豈告之哉能試有所長非

苟而已也

貨殖傳白圭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

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張隱君傳畧

隱君張冲者其先鍾離人南京鳳陽府古鐘離地徙金陵今南京

再徙吳門今南京蘇州府家世服賈云服事也以賈為事隱君即嘗

挾筴里中學一先生之言然畧大體終不欲數數佔

異間佔異見沈封君序白首呻佔註弱冠往試視業則息錢恒什倍

息利息也借一倍而償兩倍謂利之所生息也貨殖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喜曰萬

貨之情可得而觀已傳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

而觀已然我則不暇頃之乃如往京師與燕趙游閒公

子為富貴容從諸佳麗人鼓瑟跕屣踰鞠六博翩翩

賈音古

數音朔

佔音占

冠音貫

跕音帖踰

音各

長上聲

未厭也

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楔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

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註躡一作跣利屣舞屣也踰鞠六博見贈王元美按察

青州及觀宮闕之盛官儀之美與所交賢豪間長者

游私且慕之曰所謂隱君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

歸乎非深謀廊廟論議

朝廷何以稱焉

傳由此觀之賢

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而胡為

失當年之至樂不自肆於一時

列子楊朱曰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苑

後之餘榮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異哉蓋暮年屬父元平

公病則隱君心動趨歸家

齊宗元卿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心動

趨音促

昆音芑

趨歸家而

抵昆陵

今南京

遇盜請橐中裝

請字

隱君

公病則隱君心動趨歸家養祖母病元卿在遠心動

昆音昆

趨歸家而抵昆陵今南京常州府遇盜請橐中裝請字隱君

懸橐覆諸地顧主記記諸故人所齋問遺其家者某

若干并委之無吝吝色盜以君雍容睥睨故久立微

察君君亦恐有它謂之曰吾既已裝單殫同橐舉矣

無已迹將在眉睫焉不腆千金由將不足以免之即

逢蒙視詘要撓荀子事強暴之國難事之彌煩其

王負戴黃金而過中山之盜雖為之逢蒙視詘要撓

曲也颯音國曲脚也盧當為盧由與猶同逢蒙視言

處女如善射者之視物特徵眇視之不敢正視也既

長

長馬車專

子 布局大似列

雖畏懼卑辭如此猶不免劫奪也身質以謝追吏小禮何所用而斫

我為客則一何暴乎賊乃引去按列子載牛缺事云牛缺者上地之大儒

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去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

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

之嗟乎觀張隱君遇盜與牛缺同而免不免異也君人固有幸與不幸哉抑隱君數言有以服其心也

抵家元平公亦愈所記故人齋問遺者其家往視君

被創不敢問也君則自謂橐中亡恙矣然實已請去

請即前請橐中裝之請實已劫去却自謂橐中尚在意在必償也創起視記償之為

損千金焉乃益治產折節為儉與用事僮僕同苦樂

亡音無
恙音樣

不翅若自其手指指出三十年間三致千金後貞殖傳白

損千金焉乃益治產折節為儉與用事僮僕同苦樂

不翅若自其手指指出三十年間三致千金貨殖傳白圭能薄飲

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又陶朱公善治生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

與貧交疏昆弟嘗曰不時散失無所藏之以故身所嘗施若

勝音升

所已責不可勝數嘗施謂備嘗其貧苦而明無施之已責謂稱貸而貧不能償者矣

其券而然終不為德而少年附之輒爭為用游俠傳不責償

人之命不矜其功少年間屬有天幸鬪智智勝爭時之愈益慕鮮之行爭為用

時會繇是兄滂弟津以儒術起而隱君用俠聞矣貨殖傳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註未有錢財

則竭力營作以生之少有錢財則鬪智巧而求勝既

饒足錢財乃逐時爭利也居閒田地之樂歲時祭祀俠者以財力夾輔人也

音據

音孰

度入聲

進醪飲食被服自通也

進即博進文進之謂高祖紀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

任賀蕭何為主吏主進註主吏功曹也主進主賦歛禮錢也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字本作賚聲轉為進

宣帝數負進義與此同禮器篇周旅酌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醪與註醪飲錢共飲酒也錢之所飲者均

則酒之所飲必均此六尸自為昭穆次序行旅酌之禮如世俗醪飲之均平也賈殖傳若至家貧親老妻

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醪飲食被服起塾於家日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

灑埽治具度可供十人者使三子侍酒於前庶幾賢

豪長者適我哉

塾門側之堂治具治飲膳之具也魏其傳魏其侯與其夫人夜灑埽早帳

具侯晚尤好山水往往在虎丘石湖間

蘇州有虎丘巖有太湖湖

武安中有洞庭為厨傳廢

置一於舟廢一於車至即其方

山皆名勝

反即其期蓋繇是不窺市井矣

廢一於舟句法本莊子魯處曰於是為之

中有洞庭為厨傳廢置一於舟廢一於車至即其方

返即其期蓋繇是不窺市井矣廢一於舟句法本莊子魯遽曰於是為之

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註廢置也置一瑟於堂上置一瑟於室中相去雖遠而鼓

此則彼動也

李于鱗曰王生往為余談隱君家仲子獻翼兄弟故

奇士也久之仲子以諸君所為隱君者列傳言屬余

余觀所論次隱君者梅子真臯伯通之倫與梅子真即梅福

割音虧行去聲

避莽篡變姓名為吳市門卒者臯伯通即隱居不仕舍梁鴻於廡下者亡論割股薦母

稱篤行君子即弱冠遊京師自肆於一時斯亦誠理

僕字探鳥氏地名僕

所取焉鳥氏僕一鄙牧長今安得抗禮萬乘事貨殖傳鳥

氏保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
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今保此
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夫保鄙及稱倭夷犯郡時隱
人牧長禮抗萬乘豈非以富耶

君傾身佐縣官之急縣官天子也平準書富商大賈財或累萬金而不佐縣官之急

以比於任氏之義公事不異不得飲酒食肉以為閭

里率見何季公傳雍容為閭里率註大體如此吾必謂之學矣日治

具庶幾賢豪長者適我仲子故奇士其所由來遠哉

仲子故奇士應贊首句言仲子之奇士以隱君交游多賢豪長者也故曰由來遠

武毋太恭人傳

極簡易却極組織不可不讀又不可草草讀過大以司馬遷

武母太恭人傳 極簡易却極組織不可不讀又不可草草讀過 大似司馬遷

筆

陘音形

武母并陘人 北京真定府并陘縣 姓果氏處士宗伊季女也其

先莒州學正忘其名以直言顯 以直世其家 湖廣叅議鸞

行去聲 同

名孝行表里門 以孝世其家 臨漳訓導居仁 名 稱經師也

以文學世其家 母自以世家女通內則孝經大義 內則禮記篇名其言

女子閨闈之法則 歸邑處士用之 名 遺腹三月而用之三年

纔二十有四既彌月生子礪甫 生民詩誕彌厥月誕誕發語辭彌終也終

十月之期而生也 凡三十二年而礪甫舉進士除長清縣令

山東濟南府長清縣人爲吏部主事。凡十二年而母封太安人。

又三年遷郎中。而母封太宜人。又一年擢太常少卿。

而母封太恭人。是時母年七十有一。五年而王用三。

錫蓋殊遇也。易師卦三爻辭云王三錫命先是礪甫在諸生中。母

年五十有司。上言節婦狀。

先帝令表母里門矣。攀龍曰余觀程嬰杵臼之烈殺

身相勸也。託孤爲難焉。周紀晉屠岸賈滅趙朔之族朔有遺腹子賈索之不得朔

客程嬰公孫杵臼相與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子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乃取

他兒匿山中嬰出謬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喜乃使人隨嬰殺杵臼及兒而趙氏真孤在嬰與俱

蒼奇之極當
滄溟極得意
文字

匿名曰武後十五年武長嬰且實告口方謀族賈一寡

化兒匿山中嬰出諺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
喜乃使人隨嬰殺杵臼及兒而趙氏真孤在嬰與俱

匿名曰武後十五年武長嬰且實告方謀族賈一寡
報之嬰曰是可以報杵臼于地下矣亦自殺

婦人而提六尺之孤義不辱則設髮膚以杜求者此

虧而無已感慨經溝瀆自謂永訖永長訖盡也此計
行立

畫無復之耳季布贊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
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心之一作翼

無論形虧而行立之為無以自全即身亡而孤存亦

為無以自免也受其孤而使有所不可知猶為重遺

之矣殺身則誰撫其孤其孤之成
否皆不可知亦重遺其憂耳既阻薦饑匍匐拮

据薦饑饑年仍薦而至也虞書下民阻饑拮
据鳥之治巢手口共作之貌喻人之勤勞更依父

兄輒貽不淑淑善也蓋亦
諭之使再適天所不能奪也眾方用暴

拮据喜
居

以孤為辭是非示之以有累之形而誨圖之哉將何

所不至也乃武母故自有母才云言為夫立孤自其天性豈父兄族所

能奪然眾方用暴而我苟以立孤為辭是我示以孤之為累而誨之使謀害其孤將何所不至也武母守

愈堅又能晦處以靜礪甫又為余言母家代自有節

婦蓋其天性也

錢書節婦凌太安人傳贊

錢唐節婦凌太安人傳贊

以余觀於凌太安人何世之論節者之固哉可相勸

而成也世人皆謂守節可相勸勉而成是論節之固處可相勸而成亦可相

靡而敗烏在其為天性哉靡摧折也言或待人勸勉乃守節倘或有人摧折之

便不能守矣此非天性也方太安人撫遺孤纔五月一老姑相依

至戚也姑而姑諷更嫁之至戚戚字作憂戚之戚言其乳乳孤苦至可憂者姑

字屬下言僅恃一姑而姑亦諷使嫁之諷更嫁之矣乃凶歲復不能具

饘粥供養如姑意罵詈日滿室曰婦何家不可居而

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此姑靡之而不敗如就嫁之者亦是姑

置音利

謂自苦如是不如就嫁之便也如字作不如解左傳若愛重傷則如弗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皆作不

長上聲下

同

睥睨首聲

倪

如日所恃族長者而族長者諷更嫁之作使豪奴益

肆侵侮惟產之睥睨而藐諸是圖危矣藐諸見劉母茹太孺人序

若藐焉不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曰婦何家不可居

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此族長靡之而不敗孰不愛

女太安人尚亦有父在父而父諷更嫁之至今踰年

廢歸寧禮以自絕而猶未置焉周南善澣害否歸寧父母註古禮女子既

嫁亦歸而往曰女何藏之深也則操挺杖劫之至今

頭搶地觸几案血流被哀絰而猶未置焉司馬遷書見獄吏則

搶音撐

頭搶

至今斷髮毀形以相示有父而悖如此者乎曰

頭搶地觸几案血流被哀經而猶未置焉

見獄吏則

地頭搶

至今斷髮毀形以相示有父而悖如此者乎曰

女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

此父

靡之而不敗

而人情為其子以婦為其子之孤以婦自為以

婦而姑不然矣人情族有孤收之以其母有婦庇之

以其身而族長者不然矣人情欲其女有令名亦欲

已有令名於其女而父不然矣是三者所遇皆非人

情太安人可以影響自解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姑

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子舉產而授族長者屬姑焉

委之以不可知之子而且令父自絕於所適何負夫

屬首灼

也。言此三者皆難者曰姑且老可矣。藐諸之謂何。此

可有辭於夫難者曰姑且老可矣。藐諸之謂何。此

者之言謂姑老則季子業以孤寄之矣。則母雖嫁而

將死幼孤難托於季子若又曰是猶相勸而成也。三者所遇皆非人

可有辭於夫曰是猶相勸而成也。三者所遇皆非人

情而太安人卒能事姑立子。若曰是可相勸而成也

誰勸之者卒能事始以終今

聖天子下明詔厥高行見褒。朱轡而守建昌者孤耶。

江西建昌府太守即其所撫之遺孤也。漢景帝詔令

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轡右轡

車箱名車之蔽也。朱兩轡者其所乘之車左右各一朱轡也。續漢志亦云二千石皂蓋朱轡是靡

轡音者

以存其子。太安人假無子將為一訖計乎。一訖即武

之而勿敗則非可相勸而成明矣今謂太安人自存

以存其子太安人假無子將為一訖計乎一訖即武母太恭人

傳所謂感慨經溝瀆自謂永訖是也勸之勢緩靡之勢急緩急非所論

此余所以謂天性矣故語節而待子無以處夫無子者也

墓誌

卷之八



墓誌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江君配恭人

郭氏合葬墓誌銘

行實不輯

輯誌銘

起句為下面之綱

志曰今之君子患自視太淺矣君蓋起家縣令入拜

御史再按畿內以軍功受賞上書言事唯所論罷初授

直隸真定縣知縣凡四年以薦疏十有三徵為四川道監察御史從幸承天除道滹沱河檄有司造州為梁覆土其上列檻屬之而大駕以渡蓋自知縣時腹畫如此明年巡按隆慶劾奏大同總兵江桓下吏虜再入寇遂皆以捷聞賜俸一級衣四襲銀若干兩明年巡按應天奏罷府尹洪某及奏池州知府柯某與撫臣異狀奪俸二月以南臺御史奏解遷太原府知府者三年以奏最贈父如其官毋太恭人仕

法司謂之臬

音業法也

法司謂之臬

堂

帶音帶

宦至二千石出守太郡。選留踰代。民選道而留者分

臬西徼秉憲一友。知太原府三年遷陝西按察司副使整飭洮岷兵備凡一年歸濟南

十有五。不可不稱得志焉。嚮令實無所長。徒芥蒂一

第沮於自效。無所謂不可覬非常之遇於繩墨之外

而槩人以不廣。何以自見如是哉。繩墨謂常法也。司馬遷書何暇論繩

墨之。是為銘銘曰

其孰寔之莫界之其孰寔之。寔路也。函風

是器是容是幟是從。有是器局乃能容物有

寧蹻焉是託勿適焉是獲。蹻蹻蹻審

蹻音廚
適音滴

專主也。寧從容收。約不劑能格不制才。庶有開於

踳音履
適音滴

從謂有德期
能獲上治民
寧蹠焉是託
勿適焉是獲
蹠蹠蹠審
顧之意適

專主也寧從容收
功勿專主必獲
約不劑能格不制才庶有開於

將來
約繩約也格資格也皆位不配德之意但庶幾開啓於其子以報若德耳

卷三

正音其志銘

年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范君暨配宜



陝西按察司副使范君暨配宜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范君暨配宜

人楊氏合葬墓誌銘

輯畧 凡二段

按崔子元吉氏狀君諱慧字孔和其先晉士會之後

士會食采於范故曰范武子又曰范會其子孫因以范姓蓋武文宣獻以來子孫

蕃衍於齊衛間矣元末有名思温者自東平兖州府東平州

避亂於郡之天馬山濟南府有天馬山因家焉是為濟南始

祖云思温生常常生整整生勝勝生福贈君福娶馬

氏實生君君生十餘歲讀書於某嘗有二龍窺

頭於牖拖尾於堂者莊子葉公子高之好龍也室屋雕文畫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

音軌

下之窺頭於闕拖尾於諸生咸辟易走項羽紀赤泉侯人馬俱驚

辟易數里註言人馬俱驚君不動但曰我獨何覲焉皇開張易舊處乃至數里

頃失二龍所在左傳昭十九年鄭大水龍闕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榮焉子產弗許

曰我闕龍不可覲也龍闕我獨何覲焉襍之則諸生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由是咸竒君亡何復聞天樂作雲中聲殷于庭諸生

不聞也君乃竊喜益自負高祖紀高祖斬蛇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

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後人告二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註負恃也自恃斬蛇事

十二舉于鄉壬辰登進士第選庶吉士

君既征羗羗平時拜陝西按察司副使屬北虜旁塞

殷音隱詩殷其雷言雷聲隱隱然也

君欲乘餘威驅之乃遣百戶李堂齎牛酒往風其

君既征羌平分巡西寧道征羌平之屬北虜突塞

風音諷

君欲乘餘威驅之乃遣百戶李堂齎牛酒往風諷其

王俺答不亥名曰君移部乃直武威今陝西直武威

厭音壓

厭人耶將遂欲與諸羌豪合也使者乘障出士卒候

望寒苦久勞君無益天子神靈諸羌豪先後既授

首見殺如以幸不屯備南山即所請朔方奇士亡慮

三萬人尚在此張掖武威此地漢以前為月支匈奴

驍音交勇酒泉西平以斷匈奴右臂今陝西甘肅等十二衛是驍卒萬人羌降兵萬人不

合將焉置之量君所部不滿四萬耳孰與漢卒疆也

即諸羌願合陜中豈得入豈得從枕席度虜乎虜無

丁秋

漢書卷九十九
三十三

以應明日獻馬十匹謝頃之君輒出荏浪陝西衛名則虜

在焉然業已疑君有伏兵則走黃羊地名抵黃羊則君

在焉虜乃引去

余往在關中今陝西聞邊長老言君所起湟中塞百四

十里稱累世功紅崖之役先利致敵再策羗虜一何

雄也范君分巡西寧道時屬征羗兵既出道遇暴風起於車東入於其西謂諸將曰是何祥也羗豈

舍掌吉而就黃厓乎乃趨紅厓羗果至迎擊之大破其衆二月晦復戰于紅厓斬其酋長九人八月又與

戰戮其酋長寫爾定數輩而羗平屬北虜旁塞君以策却之虜乃引去壬子虜更寇三川君將兵三千人

往禦之復破其衆於紅厓是役也斬首數十級并斬肯騰狼台吉諸將益服君多筭云事聞尚書上其功

湟音皇
累上聲

未報明年以他
命以一
需
去
可以
見
乎

肯騰狼台吉諸將益服君多筭云事聞尚書上其功

未報明年以他奏報免其官向令以一儒臣率謫去何以自見乎

初以度吉士授編修未幾分校天下士謫開州判官身勦巨寇量移大名尋擢南戶部主事稍遷至陝西

按察副使猶復制於脣舌尚書報罷竟免官去是鞅鞅耳

見上註鞅鞅失志貌贈君善堪輿家言實荒芙蓉山徒焉豈法

故當叶龍祥哉龍祥即上二龍是為銘銘曰

孰是倚而伏之孰是踦而復之言其謫與其絀於

口也寧絀於虜官復起絀於口不可詛

也句法本武王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

音助盟詛也大事曰盟小事曰詛

叶音協

踦音欺

絀音壞

而有碍也

明開封府司知進階朝列大夫王公墓誌銘



明開封府司知進階朝列大夫王公墓誌銘

三十一

明開封府同知進階朝列大夫王公墓誌銘

公諱紹字孟宣其先棗彊人北京真定府冀州棗彊縣洪武初五

代祖士賢徙為歷城人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曾大父恕大父驥

父福公生頎長貌秀美顏辭正德庚午偕計遊京師

儒林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註令與上計之吏俱詣太常也凡八上嘉靖

壬辰領牧定州北京真定府定州州畿內都會地雜夷守無

良去者知州或敗官或左遷無以陞秩去者公至更約法示誠信及旬

而善者安釐弊幾盡及月而獷悍息獷惡犬也喻人猛悍蜀

生卓某者道定道經定州遺百金之裝索之塗公曰第往

頎音其

獷音鑽

當有守者。至則守者一人至。生謂曰。百金雖微。不可

攜而去乎。曰。人有棄子。公嘗不忍。為泣活之。我即忍

爾。孳轉於公之境哉。見公能以德化人梁御史來按部。猝入

獄。唯二囚繫焉。登上考去。御史署君上考先是州田多汙菜。

汙菜見劉毋茹太孺人序人不能市牛耕。公乃為孔明木牛法。力

得半牛。漢紀丞相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

之。在定三歲。以狀公最者。疏二十有二。權開封府同

知。會朱仙鎮盜起。朱仙鎮在開封府城西陷尉氏。開封府尉氏縣公即

日往擊賊。設伏扶溝下。開封府扶溝縣約舉幟。旌翼攻之。夾

汙音烏

訊音信

日戎是哥夫。其犬中。遂支而浦首。執訊以還。公

日往擊賊設伏扶溝下扶溝縣約舉幟於翼攻之攻

訊音信

質音致

殫音丹

日賊果嚮扶溝冒伏中遂鼓而捕首虜執訊以還公翼蓋微知賊家在扶溝必重質子也見公料戊戌河決

金相寺口水出地上一丈許石橋歸德間方殫為河

殫盡也州間盡為河也武帝瓠子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盱盱兮間殫為河二洪寘壅

漕粟不得從河上議者謂自孫繼口至清河口百餘

里大興卒塞之非十四萬人不可使領吏且六百人

雜作治河卒受平賈與伐買薪石之費期六月計十

七萬餘緡是時公實注治河往行河曰是在我即港

祭湛沈同欲塞河先祭河伯而沉其牲幣於河如漢武帝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然後令群臣從

音泥

宮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是也表者巡行營作之處而表記之若今豎標表也令水工表

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河渠獨以徒四萬塞交而自

蹈橈理榿事形如箕擿行泥上也榿音敲以板為之其

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榿以草

塞其裏乃以土石填之也河渠書夏書曰禹抑洪水

泥行蹈橈山行即橋註橋近遙反一作權音菊以鐵

為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上山不蹉跌也

又云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徒四萬亦勸赴甬上

柴少而下洪園之竹以為榿言人眾而同力齊舉各自以為

常見公凡三月河隄成纔佐吏數十筭九千七百餘

緡而已四萬視十四萬人省佐吏數十視領吏六百

音建 音高 音建

甬鍾同

隄成視期六月又省此績上賜爵一級視從四品時

縉而巳

人省九千七百餘縉視十七萬餘縉省三月

輶音蕭

隄成視期六月又省此績上賜爵一級視從四品時

見公治河有綜理之才行郡得金紫乘五馬輶焉秩得比二千石也詩話禮天子六馬左右駮三公九

卿駮馬左駮漢制九卿則二千石以右駮太守駮馬而巳其有加秩中二千石者乃右駮故五馬為太守

美稱遁齋閒覽漢時朝臣出使以駮馬為太守增一馬故為五馬晉羲之守會稽庭立五馬時人榮之○

禪音淡祭輶見錢塘而毋夫人李且卒歸治喪比禪亦懸車致仕

曰懸車謂歸隱於家懸車不出日弦誦吟嘯弦以琴瑟播被詩章之音節也誦口誦歌樂之

篇章也吟嘯吟詠而嘯歌也文檢古書文帖泊如若王世子篇春誦夏弦太師詔之

忘其嘗仕也公初工五言詩與劉選部天民名相及

吏部曰同郡邊公貢稱兩生俱俊傑其在京師而陽

泊音溥

信何景明亦善公。即雨雪逢人日。江湖問客星。

二句是公

詩人日見西清詩話都人劉克嘗與客論云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此意唯子美與克會耳起取書示客曰此東方朔古書也歲後八日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豕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八日為穀其日晴主所生之物盛陰則災少陵意天寶亂離四方雲擾人物俱災也客星即使星非嚴子陵之客星後漢書和帝分遣使者二人各至州郡觀采風謠二人當到益部投館吏李邵舍邵曰二君發京師時知朝廷遣二使到蜀否使問何所以知之邵曰前有二星到益州分野

誦之因知孟宣名也。余惟吾郡非不代。有顯仕乃推。

與後進薦寵下輩。以是稱厚君子。

魏其傳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

諛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

郡中士亦相與愛。附公可謂與。

斯人。徒者矣。即使徒致。卿相以尊大。取棄絕。

尊大如

輩士亦以此多之

君中士亦木與愛附公口詩與

斯人徒者矣。即使徒致卿相。以尊大取棄絕。

尊大如隋李密

妄自尊大

卒老何足以易此哉。銘曰

孰與游者當世士。牧則仁人儒君子。六十樂夫今

已矣。公安此丘貽後祉。

明封文林郎開封府推官汪公墓誌銘

三才圖會

三才圖會



明封文林郎開封府推官汪公墓誌銘

公諱文顯字存道新安潛川人也

河南河南府新安縣潛川地名

其

先曰汪華家績溪

南安徽州績溪縣

為唐歙州刺史封越國

公

汪華者隋末以豪起據六州稱號吳王唐興授總管六州軍事歙州刺史封越國公

至宋贈

金紫光祿大夫叔敖者始徙潛川叔敖子若容若思

從子若海皆舉進士若海即嘗為江南經制使勸進

康王者也

康王徽宗第九子韋賢妃所生徽欽二帝既北狩呂好問倡義立孟后迎康王王不

許以書諭宗澤澤復書謂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

斷汪若海亦上書勸進正大位以安人心王然之乃發濟州至應天府即皇帝位是為高宗

十三

歙音吸

世生彥仁，彥仁生汝珍，汝珍生公。公家世世服賈，往

來吳越間，即衰老復聽子孫修業而息之。修業而息，註見何李

公傳屬公早孤，鮮兄弟。彥仁公乃不復欲公行，則請行

歸視息什倍。彥仁公又欲公行也，則顧不為行之。始公

以僅一孫故不欲公遠行，既行賈而歸息乃什倍。又欲之行，然公以後率任人為賈，不復身行矣。曰

計不下席，奇勝者不當如是乎。言不必遠出，只可以智巧勝耳。奇勝見何

季公傳及視其所使，則無不人。訾相得，轉轂殆百數，賈

郡國無不各如其身往矣。訾賈同人，賈相得謂任人為賈，而人與財兩相宜也。

此即刁間之故智，貨殖傳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魚鹽

訾賈

商賈之利，茲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嘗。

賈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不問叔取使之逐魚塩

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嘗
力起富數千萬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矣

貸故人胡輔三百金至試無所長欲其術不告也見註

汪從龍傳胡且卒公亟置酒故人子令彊飲食謝不收責

且五年矣鬻地於汪循宗人所故人子既負責及鬻

而公竟不責此見公之盛德乃汝錫則心欲之矣汝錫宗人則心欲之若有

快快移德於公者魏使君入朝序公謂汝錫今若是

迨而與叔父地叔父猶無受也迨音作起也又音翟突然之意願以

異日請治垣舍垣舍治舍而四圍墻以為固亡何汝

錫持循陰事以告公公為致前地也幸解免汝錫挾陰事恐

迨音程

也 齋

備

齊用既饒耻溝壑

即子思不欲以身為溝壑之說或連下讀耻溝壑有基功之親欠通

循以要地故公為之居間致前地以讓循乃得解公
免此見公負不責地不覬又為人息爭益見盛德

說苑子思居於衛緇袍無裘田子方使人遺狐白之

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

之子思辭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

及聞之妾與不如遺於溝壑彼雖貧也不忍以身為

溝壑故

有基功之親宗族貧來售田即使田售宅即

不敢受

使居飲食必自祝曰天苟有汪氏尚及無悔罪於予

身公身自為塋者凡四世嘗曰吾何能效邑屋中豪

越紼從他縣爭地以訟令殯者纍纍在堂寢而我哀

經就繫逮吾生平不讀相冢一字書也

大意言世人爭地以訟使

相去聲

死者殯而生者就逮總為過信相冢經拘忌風水

有... 言... 地以訟使

死者有殯而生者就逮總為過信相冢經拘忌風水欲謀人墳地耳我生平不敢過信相冢書故不以爭

地訟也 吳甲者嘗自鬻吳元家故冒姓吳氏後與其主

埒等富乎吳元將殺之不解千金雖以千金請罪而元之怒不解客

曰以存道公字之義爾何不令居間居中間為道地和

翁傳公既脫吳之阨固奴畜之乃暮夜持金來郤之曰

吾往即嘗為商賈之事何至於爾哉此何異比部君

公之子也比部即刑部官掌杜大梁為理時所聽杜

給事事雅官理刑亦杜給事殺人大梁中使裝玉帶

明珠行公所公心知比部君廉吏問遺不得至前則

埒音列

王公墓志銘

六

謂客曰。即吾兒受賕以財枉法曰賕不當致之大梁邸中乎。

不去。今且以爾往。論殺杜矣。是時使公藉令揚比部

君名。何不可哉。乃大梁人愈益稱說公。初公年六十

時。會病以句曲山人楊君來。居數月大愈。體復堅彊

如昔時。然一切不關家事矣。乃謂楊君。治生者之於

養生殊塗哉。無論愚者多財為害。即賢者稱明積著

之理著亦作貯見代負殖傳始亦莫不走利如鴛傳其在問巷少年攻剽椎埋劫

人作姦掘冢鑄幣在俠兼并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鴛其實皆為財用耳註鴛一作流

乃所樂觀萬貨之情見張隱君傳畧一人操息繼至輻輳傳

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此有智盡能索耳。終不餘。

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此。有智盡能。索耳終不餘。
幅鞵故齊冠帶衣履天下
力而讓財。精神不愈。敝血氣不愈。哀乎。
傳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

益貨也此有智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
吾幸於前人得修業而息之

卽擇人而任時。至道家所忌。未嘗敢一日處。知言哉

傳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又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陳平世家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

忌公以嘉靖戊申十二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一歲

配太孺人方氏如孺人者一人張氏三子。一貫郡庠

生先公卒。一中卽比部君。余同年進士。一誠國子生

二人皆太孺人出也。銘曰

彊于宗家彌蕃兮恬于生身彌存兮尚有利于子
孫兮

月等士鄭道君墓誌銘

行實不載輯誌銘

壩百霸

此見公之才

此見公之大節

明將仕郎趙君墓誌銘

行實不載輯誌銘

誌曰信乎吏之無卑也壩上之役束橐釜鼓皆朝廷

一倉令執槩軍國持平分可自致效卑成尊

始君之以長史

功曹掾除壩上倉大使也客有過而勞焉者君則謂

客豈以倉令則以卑耶吾猶為之凡以可因分自致

耳是役也實單車之壩會計惟謹束橐較於輿薪執

概不爽釜鼓然俸已薄輒取給家廩用諸弟轉轂歲

矣坐于賊中環視不動苟可安諸郡見危授命生

而有所不用而後能用其生也孰與陳說利害使之

自解之為從容

居一歲改小真村巡檢屬有劇賊阻

君捕之君乃率卒往遇賊輒格鬪俘乃十數輩賊益

恣眾拒我君率不及賊三之一遂為所獲坐君于中

兵在胷句兵在頸環而視之不動也已乃從容為陳說利害曰固欲其安之也賊亦尋解事聞諸二千石無不壯君之為人者績書交最不次遷矣二君子何輒棄官歸濟南則長君世卿舉于鄉之歲也

曰解官之難於解寇也不能坐于賊中而能一朝長

往耶奚自致有二也言有節槩乃能禦敵又按狀君能辭爵其自致則一耳

蓋記棄官之日宅不更隣田不更畔身與太公恬焉

顧所謂諸弟奔走徑賦者不以疲于棄官自諉太公君之

父也歸而奔走徑賦如故不可謂孝友為政克明大

誼者哉結髮諸掾積歲試為吏一朝棄之無論其年

可以為難矣歸時君纔年四十人客有過而止之君又謂客吾已試為吏無卑者去不為吏

言追史更無一字不脫化幾於一經筆舌前無作者

無少者今何能無除霸上

無少者。今何能無除。灞上倉時相勞語耶歸三歲卒。余聞之。殷少宰。從游之士。

以長君。則吾門。唐子高焉。蓋稱舉德性。今觀將仕君之爲人。所繇來遠矣。是爲銘。銘曰。

孰尊是須。而卑可踰。孰安是斲。而危可罹。行之旣舒。止斯有餘。分不常在天。自致則然。曰君子之阡。

月太學主簿君以茹菴誌銘



茹菴誌銘

卷三

明太學生聶君以茹墓誌銘

君名鑑以茹字其先長子人也。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蓋曾大父

士誠始遷曲周焉。北京廣平府曲周縣大父文。名以高年起民

間賜爵一級父景岩。名為郡功曹時則生君。功曹吏也君

為兒時嘗問母郭氏即兒年及母母笑若哉曰是時

爾且以纍土裡土掩我地下矣君遂號泣終日不嬉

戲弱冠以訾訾同財也入為太學生蓋兄事唐山馬健弟

畜渭南李文進之屬。馬健北京順德府唐山縣人李文進陝西西安府渭南縣人

日與抵掌言天下事矣識者以謂即以茹彊仕何國

號上聲

冠音貫

豕不可為

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

及被徵

詣京師則又見今所謂賢者卑疵熾趨以得人情

日者傳司馬季主曰今公所謂賢者皆為可羞矣

卑疵而前熾趨而言註卑疵卑賤也熾趨猶足恭

惴焉猶日懼以冒於罪罟

罟以陷獸者陷於罪猶入於罟

無不包藏

機心狙伺事會此非夫色厲而內荏者耶吾即何異

於鹿豕又安能效騏驥局促轅下乎

魏其傳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

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註局趣

纖小之貌駒馬只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進退皆

不定將伏尺箠以範我馳驅也是豈其意哉初豈願

以其訾賈患也輒歸不復語仕進矣君性好施予即

訾音古 訾音賞

毋外孫趙氏者毋強保之功也嘗以謂君君曰此其

以蓋言其息七轉息人後言何進云春不性女於三自

毋外孫趙氏者。毋繃綵之功也。嘗以謂君。君曰此其

田二百畝。趙氏何憂孤乎。以余觀於以茹。出居耕田。

而得食。不賁羽儀矣。不賁者不以仕進為賁飾也。起

而為吏。身諛佞者。寵利行不恤鄙夫。身雖汗辱哉。用

居上為右。試官。日者傳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

又恐比周賓正。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余謂賓

為姦觸大罪。怨及朋友。正詩

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註刺幽王也言富是之時枉道

諛佞安可為也。念為婞直奉法不阿。動忤眾枉行。

比去聲

幸之

久而毀成。婞直安可為也。是則以茹哉。

史記楚相孫叔敖卒其子

窮困負薪逢優孟優孟與叔敖善為言於楚楚莊王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賅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

銘曰君子之屯

不亨通之意

以保其

身有孚于哲人兮

孚信也言自信于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之義也



